「中國詩壇」社組織詩歌朗讀班

蔡聯的詩人會吶喊着：「以詩歌和刺刀防禦我們的祖國！」我們，也不妨高呼着：「用詩歌喚醒大衆的靈魂！用詩歌和民衆的武裝來擊滅侵略我們的法西斯！」

世界上沒有不愛好詩歌的人類，詩歌是最單純，最直接感動人的藝術！不會唱的人也喜歡聽唱歌，正如不會音樂的人也愛聽留聲機片一樣。馬克思愛讀海涅的詩，列寧愛讀普式庚和白德哨的詩，已是爲人們所周知的事了。

「中國詩壇」出版以來，到現在已滿一卷。原有的出版數量已不够分配，不得不更具體地計劃今後的活動綱領。除自二卷一期起，採行更新的編輯方法外，我們還執行以下的目前的工作方針。

(一)徵求一千冊基本定戶，有優待辦法。(二)在全國各地設立分社。(三)第二卷第三期出「新進詩人傑作特輯」，第二卷第四期出「中國詩壇獎勝特輯」。在廣州的同人也執行如下的經常活動：

(一)詩歌朗讀班（在組織訓練中）(二)詩畫展覽（在籌備中）(三)凡遇紀念日或示威巡行全體社員參加。(四)必要時在報上出特刊。

此外，還決定自第二卷第三期起，改爲半月刊並增加印數。

非該社社員，及一切詩歌都有投稿該刊兩特輯的資格。

收稿處：廣州市將軍前廣德路二十三號三樓中國詩壇編輯部。

（石樵）

組織鄉村抗敵會

南海中學鄉村服務團在羅村

南中服務隊分爲四團，每團分子四人，担任組織南海縣二三九區抗日後援會的工作。

我們的工作範圍是廣三鐵路附近各鄉村，如五眼橋，邵邊站，都是我們要去組織的地方，我們的工作方法和步驟，宣傳，及演講。我們曾到的鄉村—五眼橋，澈表，澳邊，羅村，橫江墟，黃竹岐……。以上都是我們宣傳後援會的鄉村，給我們宣傳後援會的鄉村，給我們宣傳後都能熱烈地組織救護隊，捐募隊……。這種切實組織，是值得我們愉快的。

抵達羅村王氏大宗祠，立即分發各隊員工作，在羅村我們開過次游藝會，一部分担任貼大家合力畫了一百多幅大字報，又貼了早就指定五個隊員做解釋漫畫意義，其他隊立即在各乎（做個別宣傳）及演講。

十二時開始游藝，村中的群衆來參觀游藝，像潮一樣的走來，游藝第一個節目全體團員唱「全國總動員歌」，第二節目口琴合奏，接着中樂合奏……做了幾個音樂節目，開始演街頭劇，「死裏求生」化裝方面感到頗成功，群衆同情的很多，我們眼看見幾個群衆流起淚來，這幕劇打動群衆同仇敵愾收到了不少的功效。「死裏求生」做完後，繼續按巧方面也頗熟練，我們要去組織的地方，我們的工作方法和步驟，賣藝漢這個同學，又真實，一時叫圍觀的群衆，笑得捧腹，一時却又令他們流起淚來。最令我們收到意外的效果，就是羅村王陳兩姓的村民看完後，從此能够諒解，這是值得我們歡喜的。本來羅村王陳兩姓向來是不和睦，甚致建築的房屋，都是屋背屋。游藝完畢，我們開歡喜會，討論一日舉行高中生開學典禮，並召集王籌備就緒，已於本月廿一日舉行高中生開學典禮，於今日上午九時，假漢民公園內文化界戰時服務團會所，召開第一次戲劇集體創作座談會，討論戲劇界如何紀念「三八」婦女節問題，並以婦女抗敵活動爲中心題目，實行集體創作，製成劇本，供給各婦女團體於「三八」婦女節出演。

廣州藝協劇團，近積極籌備於本月二十七二十八兩晚，在青年會出演「飛將軍」，請夏衍爲導演顧問。葉文津爲舞台裝置顧問。現每晚均在該會寓所加緊努力排演中。

黨政軍聯席會議定於二月二十六日晚七時，假長堤青年會出演孔戰戲劇並演奏救亡歌曲。（津）

活躍的戲劇界

戲協會出版「抗戰戲劇」

藝協劇團將演「飛將軍」

廣東戲劇協會自二十日在女青年會成立後即加緊工作，前日在漢民公園假文化界戰時服務團會所內開第一次理事會，分配各理事職務，並對大會提案分別進行。又該會出版委員會亦於昨日開會。出席者胡春水，林檎，郁風，黃芳，阮珪等。決定出版「抗戰戲劇」一刊物一種，將成爲華南唯有之戲劇專門雜誌。並擬在中山日報附刊內出版週刊，及每星期發行戲劇通訊一種，專載各團體出演消息的戲劇活動狀況。又訊：該會研究部定於今日上午九時，假漢民公園內文化界戰時服務團會所，召開第一次戲劇集體創作座談會，討論戲劇界如何紀念「三八」婦女節問題，並以婦女抗敵活動爲中心題目，實行集體創作，製成劇本，供給各婦女團體於「三八」婦女節出演。

青年會主辦

抗戰連環漫畫展開幕

抗戰連環漫畫百五十餘幅，完全有組織系統，從「爲何抗戰」一直寫至「最後勝利」。此種內容充實有連系組織之畫展，可謂別開生面，茲由本市青年會主辦，由二月廿二至廿五日在長堤該會展覽，歡迎參觀。

救亡短訊

饒俊瑞，張仲實，姜君辰等編著的「救亡手冊」不日即可出版。全書約二十五萬字，內容强盜林，全世界異常慌亂之際，突然將許希尼格誘起柏林，進行德奧談判，當時德國方面，是以共產四大編。第一編爲救亡理論，第二編爲救亡運動，第三編爲救亡實踐，最後爲附錄。以編者正確的認識和實際的經驗，爲今日從事救亡工作者解決種種困難問題。每冊實價五角。

由生活書店發行。

▲民大高中新會鄉村服服團，謀救運更深入工作必要，故除原日演講隊外，更組歌詠，街頭劇，晨呼等隊。每日每一角落起見，有擴大每一角落起見，有擴大流起淚來。最令我們收講隊外，更組歌詠，街頭劇，晨呼等隊。每日

鄭州的社會動態

傳明

鄭州當中州平原的重鎮，隨海平漢兩大幹線的交錯點。交通更加便利，鄭州的位置則益形重要了，目前更成為河南政治的中心，北戰場的糧鈕。

近幾天來黃河岸上沒有起狂風，溫和可愛的太陽在澄清的天空，大地上的一切都靜靜地在陽光里沐浴着。靜穆，沉寂的躺在這中州平原金黃的沙灘上，聽不見咆哮，也不見她呻吟，聽說前的難民很多飢寒交迫的呻吟聲，彷彿把她——鄭州妙醒動了一時，現在却又靜靜的睡着了。

鄭州是壹個商業活動區，學校很少，僅公私立兩個中等學校，青年知識份子亦少，所以更顯不出鄭州市面的活動來，街頭的標語傳單較少，而所有的全是戰區政訓處的，除外很少看見別的教亡團體的署名，見別的教亡團體的署名，但這里一點新的活力，沒有熱力學生亦不願回家過舒適生活，他們重要了，目前更成為河南政治的中心，北戰場的前線鈕。

火性有熱力學生亦不願回家過舒適生活，他們動組織起來，跑下鄉做喚起民衆的工作去了。當地的抗敵後援會，也和別地後援會同樣工作顯得空洞不實際，沒有把救亡工作統一起來，普通組織只能作些表面浮泛工作。

鄭州的難民收容所有兩個，對難民的安插，雖無根本計劃，但因輪送方便的原故，現到停留在當地的難民不多，街頭巷尾少見到面容頹喪的難民群，偶有兵管理比較有秩序嚴格的傷兵，這是比較他處為好的現象。

市面與往日同樣的繁榮，實際上商業比較以前稍見蕭條，生活程度因人口增加的原故，較市面上見不到許多跟踪的傷兵，糾紛的事件等發生過，這是比較他處為好的現象。

對就當時從起他來，——我問他受軍訓的壯了有多少？他高聲果決的應前稍高，般市民對抗戰爭消息與敵機的降臨非常鎮靜，這呈現着中原人民固有的個性，感次心理去掉了。

壯了訓練的成績很佳。

單就鄭州縣城來說，差不多每個青年店夥學徒，都曾受過救月的學徒，都曾受過救月的一個飯館吃飯，飯館同伙計談起抗戰的情形，我問他「伯不伯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來往那里跑？」他立刻怒目瞪眼堅決說「跑？跑個屁！」「日本鬼子來往那里跑？答應說「跑？跑個屁！」「日本鬼子來往那里跑？我們每个老百姓都是兵，你看我這穿的是軍服……」他說着隨手起拉起圍腰的草綠色的軍褲來讓我看，接住說「他來了就和他拼，穿着軍服準備作事時隨時應調的穿在飯館里也可隨時暗探漢奸和歹人的小人頭地他者為新近出版之「大刚报」「啤中日报」整個的鄭州市面表現着沉寂，鎮靜，安定，現在社會上所動的全是文化人員發起一時專座談會，但未久即又無聲無息了，本地沒有出版物，書店所售者全為刊物，報紙數量尚較多，少共有八九種，消息出多舊者，近新的很少但仍開封淡口發行者，報紙數量尚較多，少大限，制了目當前文化人員不過他們一些沒有不能作一些文化人員不過他們一些沒有不能作一些文化人員不過他們一些沒有不能作一些文化人員不過他們一些沒有不能作一些文化人員不過他們一些沒有不能作一些文化人員不過他們一些沒有不能作一些文化人員不過他們一些沒有不能作一些文化人員不過他們一

前面在社會上所動的全是文化人員，民衆還慢地活動起來，希望鄭州這種鎮靜，安定，不要死的鎮靜，安定。

（二月十二日在鄭州）

一個值得注意的談話

江蘺

「朋友！你個人戀愛的痛苦可沒有忘掉吧？」，我在反問着。

「不！當我每天獨自挽着簡單的村書到村書和調查表從一個村落裡（——村莊的人口很就，除地主是外一沒有一所火砸造地的屋子）的重大，而且在這樣短的時間裏，民人生完成因苦是這般使人悲慟的戀愛件當然早已忘記了愛件當「縣城縣？中學和師範是縣立的有一所，省立的中學也有，然而關於抗戰的刊物却不見有一本存在於書局的。」「國的內地也不了！」「還有一本太不抗戰時的中國的惡，劣他們表現，少們自到耕農，到的這許多個農中，他們的糧勞終日只有到樊鬚不繼勤勞終日只有到樊鬚不繼今。這種程流行着借谷子，來的這舊年的只够還谷債，累進下去他們的負担，每年只有因為有「那麼你一定是很能得到農民的信仰了，」「那麼你一定是很能得到農民的信仰了，」

「朋友，你個人戀愛的痛苦可沒有忘掉吧？」，我在反問着。

「不！當我每天獨自挽着簡單的村書和調查表從一個村落裡（——村莊的人口很就，除地主是外一沒有一所火砸造地的屋子）的重大，而且在這樣短的時間裏，民人生完成因苦是這般使人悲慟的戀愛件當然早已忘記了愛件當「縣城縣？中學和師範是縣立的有一所，省立的中學也有，然而關於抗戰的刊物却不見有一本存在於書局的。」「國的內地也不了！」「還有一本太不抗戰時的中國的惡，劣他們表現，少們自到耕農，到的這許多個農中，他們的糧勞終日只有到樊鬚不繼勤勞終日只有到樊鬚不繼今。這種程流行着借谷子，來的這舊年的只够還谷債，累進下去他們的負担，每年只有因為有「那麼你一定是很能得到農民的信仰了，」「那麼你一定是很能得到農民的信仰了，」

「朋友，你個人戀愛的痛苦可沒有忘掉吧？」，我在反問着。

「不！當我每天獨自挽着簡單的村書和調查表從一個村落裡（——村莊的人口很就，除地主是外一沒有一所火砸造地的屋子）的重大，而且在這樣短的時間裏，民人生完成因苦是這般使人悲慟的戀愛件當然早已忘記了愛件當「縣城縣？中學和師範是縣立的有一所，省立的中學也有，然而關於抗戰的刊物却不見有一本存在於書局的。」「國的內地也不了！」「還有一本太不抗戰時的中國的惡，劣他們表現，少們自到耕農，到的這許多個農中，他們的糧勞終日只有到樊鬚不繼勤勞終日只有到樊鬚不繼今。這種程流行着借谷子，來的這舊年的只够還谷債，累進下去他們的負担，每年只有因為有「那麼你一定是很能得到農民的信仰了，」「那麼你一定是很能得到農民的信仰了，」

「朋友！